

红色

THE
RED

徐兵 孙强 / 著
石典典 改编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悦读名品出版公司

我性格懦弱，怕血不敢杀人，但是欺负到毫无还手之力，我会愤怒，愤怒的结果是一死了之同归于尽。

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，路过的人只看到烟，而田丹寻到了烟的源头，她快步走过来，带着她的锋芒她的温暖她的热情。

RED

1937年，淞沪会战硝烟未散，上海沦陷。

徐天，三角地菜场的一个普通会计，晕血，红色色盲，貌不惊人，一次帮助我党货船的安全撤离，让他深藏多年的过人天赋意外显露，随后却也遭到日本军官影佐、总华捕老料、青帮金爷的步步紧逼。

谋算，较量，逼供，严刑……残酷决战一触即发，为保护最重要的母亲、好兄弟铁林，还有挚爱的女孩田丹全身而退，徐天必须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，布置推算出一个无法被攻破的缜密杀局！

你是一条龙，我不会看错，起码在我心里就是一条龙，你过小日子在菜场卖菜也是一条龙。

还是晕血，红色盲？多看看血就知道红是什么颜色了。

他知道她心里都盼望着过寻常日子，可是没有国，便没有家，当他们一起宣誓的那一刻起，一切都是不归路。这便是家国，是责任。



扫一扫，更多精彩



悦读名品

销售分类建议 文学·畅销小说

ISBN 978-7-122-28080-0



9 787122 280800 >

定价（全2册）：75.00元

红

THE RED
徐兵 孙强 / 著
石典典 / 改编

色

下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悦读名品出版公司

红色

THE RED

目录

第二十一章 / / 001

第二十二章 / / 017

第二十三章 / / 037

第二十四章 / / 053

第二十五章 / / 069

第二十六章 / / 083

第二十七章 / / 101

第二十八章 / / 117

第二十九章 / / 133

第三十章 / / 153

第三十一章 / / 171

第三十二章 / / 187

第三十三章 / / 201

第三十四章 / / 217

第三十五章 / / 233

第三十六章 / / 251

第三十七章 / / 269

第三十八章 / / 287

第三十九章 / / 305

第四十章 / / 325

红色

第二十一章

THE RED

金爷拎着一个点心盒子候在老料办公室门口，老料的手下出来迎接，“金哥要没什么事，东西给我好了。”

“还有几句话要同料总说。”

老料打开门，示意他进去。金爷把药被查的事情一说，老料的脸阴沉了下来，“哪有这么巧的事？你的货碰巧就是你结义兄弟铁林查的？”

“我还会同料总说瞎话？刚巧碰上了，活该土宝倒霉，反正小黄鱼已经到手，他敢说啥？”

金爷将一只点心盒拎给老料，老料瞄了一眼，“啥东西？”

“新鲜的黄鱼点心。”

老料收起盒子，脸上这才带了点笑，“你不会是黑吃黑想再吃一遍那批货吧？”

“料总想到哪里去了，黑吃黑我会碰到铁林？他那个脾气自己爸爸都不买账，我的账更不买，货都拉到总捕房仓库里去了，我要想再吃一遍，也要料总点头才有办法。”

老料打开点心盒子盖看了看，“都在这里了？”

“我是给料总你办事的，当然都在这里。”

“土宝出了血落不到货，没说什么？”

“已经叫金刚去找他了，敢乱说半个字，杀他全家。”

“杀他全家？”老料打量他一眼，“你？”

金爷拍着胸脯打包票，“他敢说，我就敢杀。”

老料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“……越来越像老七了。”

“七哥脑子不好用，我只听料总的，只帮料总办事。”

“我叫你做啥你都做？”

“一句闲话也没有。”

老料满意地笑了，手下推门进来，“料总……”他看了金爷一眼，老料抬抬下巴，“说，金哥不是外人。”

“麦兰捕房扣了一个日本人，是长谷先生。”

“谁扣的？”

“铁林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好像是在维尔蒙路弄死一个人。”

“铁林又给我惹祸。”老料恨恨地说。

“料总，是日本人惹祸。”

老料睨他一眼，“你倒会帮铁林说话。”金爷不说话，老料的手下接着说：“日本人已经找到公董局去了。”

“要不要我去麦兰捕房？”金爷显得很积极。

“你去有啥用，铁林会听你的把日本人放走？”

铁林把长谷关在了扣押室里，钥匙圈在手上转着，“老天有眼，真让你落到我手里，这次不管谁来你都出不去了，除非法总亲自来带你去枪毙杀头，那我也跟着到刑场看你人头落地。”

“你什么警级？”长谷盘着腿坐在一堆草中间，上身还习惯性地保持笔直。

“巡长，这个捕房我最大。”

“我是军人，少佐。”

铁林毫不在意地笑了笑，“我管你左还是右，我这里关的都是犯人。”

“军人警察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我很有兴趣留在这里看你怎么违抗上级。”

铁林蹲在他面前，伸出一根指头朝他摇摇，“错了错了，做军人服从命令，当警差服从法律。你杀人了，要再像上次一样什么事也没有走掉，这身捕服我再也不穿。”

“非常好，但我不知道不穿你还能干什么？”

“……有可能去战场换一身军服，真的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如果是这样，我可以当面杀你。”长谷做了个射杀的手势，铁林冷不丁抽了长谷一个耳光，长谷条件反射地挣扎，嘴里胡乱地骂着。

“要不要把手铐打开，那样你挨打更厉害。”

“你敢打……”长谷吐出一口血沫子。

铁林又是一个耳光打回长谷后半句话，“法租界麦兰捕房就是经常打犯人，不服不要叫我抓进来。”

长谷怨恨地看着铁林，铁林不怒反笑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从押房出来，把门仔细锁好，将钥匙仔细装入兜里，中气十足，“都听好了，从现在起我吃住出恭都在捕房里，大家分三班，每班四个人二十四小时伺候。”

“是！”诸位巡捕答应得豪气震天。

“把枪拿出来。”

“要枪做啥？”大头看着铁林。

铁林坏笑着，“玩一玩。”

大头开柜子拿出一支左轮枪，铁林接过来坐在椅子上玩着，外头进来一个日本人和两个公董局的人，铁林膘了一眼，顾自玩枪。

“铁公子，公董局毛先生来了。”大头偷摸狂踢铁林的椅子。

“做啥？”铁林根本不理睬。

“来保人。”

“不让保。”铁林斩钉截铁地拒绝了。

“日方说街上死的那个人是自杀，公董局出面先把长谷先生保出去，等调查验尸结果。”

“验尸？我亲眼看见人死在他面前。”

毛先生眼睛眯着，鄙视着铁林，“铁巡长，万一验尸结果是自杀呢？”

“万一不是自杀呢！人又不见了。”

“我代表公董局……”

“我代表巡捕房，人叫你领走，总捕找我算账怎么办？”

那个日本军官骂了句日本话，铁林斜起怪眼瞟着他，“再骂一句。”

毛先生不忿地戴上礼帽，一行三人悻悻而去。

铁林屁股都不抬一下，“大头，送送毛先生。”大头颠出去，铁林看着毛先生的背影不屑地撇了撇嘴。

田丹送走客人关了前门，脱了白大褂。走进后库，方嫂和方长青停住话头，“……长青哥方嫂，有事要做了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上次说好了，我想帮忙。是杀日本人？”

“日本人要杀，但这次任务不是日本人。”

“啥人？”

“料啸林，法租界总华捕。”

“田丹，告诉你目标就是吸收你一起行动，我们已经和严复说了你的事，开了头当然就要做下去，没有回头的道理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严复是刚才那位先生？”

方长青点了点头，“他如果没出意外，你的名字本来要报到上头去的。”

“我不在乎那些，只想帮你们杀日本人。”

“完成料啸林这个任务之后，害死老严的日本人如果没死，我们为老严报仇。”

“认得他吗？”

“你和铁林熟悉，那个日本人带到捕房去了，侧面了解一下他情况。”

“我带一瓶药走。”

“什么药？”

“铁林的爸爸风湿，我送药去顺便打听一下，他和料啸林是结义兄弟，也打听打听料啸林的情况，好想办法怎么做。”

“这次上面要求也要做得巧妙，不硬打硬做。”

田丹俯下身子拿了药，“晓得，方嫂毛线针我放在前面柜台下面了。”

“我晚上帮你打几行。”

“不要不要，我自己慢慢打。”

田丹穿上大衣从后门离开，方嫂回头悄悄问方长青：“你刚才说开头就没有回头的道理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不明白？难道做几回她说不做了，出去结婚生孩子过日子。要么守口如瓶参与行动，要么死在行动里。”

“没别的路了？”

“有，到日本人滚蛋抗战胜利。”方长青表情坚毅，方嫂却一脸怅惘。

田丹若有所思地往铁家走，她的心雀跃着。田丹提着药叩门，老铁的声音从屋里传来，“来了，门开着。”田丹笑意盈盈，“铁叔，给你拿药来了。”

“田小姐啊，上次的药都还没吃完，这半个月脚能走，你比铁林记得都清爽，快坐。”

田丹敛了裙子坐下，“铁叔，你的脚是从前做巡捕时候弄伤的？”

“自己身体里的毛病。”

田丹随意看着老铁摆放在家里的照片，“这是你年轻时候呀，穿上制服很风光的呀！”田丹在照片中看到了熟悉的脸，她蹙了蹙眉，“哎呀，你做巡捕的时候和现在的料总华捕是好朋友呀？”

“比好朋友还要好，是拜把子的兄弟呀！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在家里没事做，他到哪里都有派头，就算到仙乐斯都有专门位置。”

“他还有专门位置？”田丹将老铁的话记在心里。

“别人都不敢坐，他去一定是坐那里，讲派头。”

“……噢铁叔，铁林今天抓了一个日本人到捕房去。”

老铁一听，神经又绷紧了，“日本人！怎么抓的？”

“在维尔蒙路，碰巧离药房不远，在街上杀了一个人。”

“祸水又来了……”老铁气得嘴唇直哆嗦。

田丹赶紧安慰他，“也不知道那个日本人……”

正说着话，大头一头汗跑到门口，“老铁，出事了！铁公子抓了个日本人，公董局来人也放，他说吃住都在捕房不走了。”

“走走走，去捕房……田小姐谢谢你啊！”老铁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。

田丹扶着老铁出门，“铁叔你慢点走。”

老铁哀叹道：“他怎么总是和日本人碰上。”

“就是去年在麦琪路杀人那一个，叫长谷，铁公子本来心里就有火，这次肯定不会放了。”

又听到长谷这个名字，田丹站了半晌才迈开脚步。

长谷的手下山本正在垂头听训，“……目标是吞毒自尽的，把长谷先生带走的巡捕叫铁林，关在法租界麦兰捕房。”

影佐冷笑了一声，目光阴沉，“和这个铁林倒是很有缘分。”

“法租界公董局领到照会，已经去麦兰捕房保长谷先生了。”

“铁林不会放人。”

“是，怎么办影佐先生？”

“打电话给总华捕料啸林，叫他再去一趟。”

“公董局都不行，总华捕可以吗？”

“料啸林和他们千丝万缕，正好利用这件事我要看一看都有什么人浮出来。”

“那长谷先生的安危呢？”

“长谷很安全，一个分捕房敢动长谷？除非法租界希望帝国军队进入。”

山本低头称是，影佐忖了片刻，“你确定我们的目标是吞毒自尽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敦促法方验尸，但不要打扰麦兰捕房的铁林。”

山本领命而去，影佐又陷入了沉思。

田丹往同福里走，半路去了趟父母的墓地，她抿着嘴唇看着墓碑上的名字，暗暗地下了决心，父母的死亡就是她复仇最大的勇气。

徐天围着围裙端着一碗菜从厨房里出来，田丹从外面回来径直上了二楼，徐妈妈招呼她，“田丹好吃饭了。”田丹没有应声，二楼门关上了，徐妈妈小声念叨着，“聋了？”

徐天知道自己早上的话刺痛了田丹，他跟妈妈说：“……还有一只汤。”

田丹坐在床头，呆呆看着那张家人的相片，她拿过床头那只怀表，在手里轻轻抚着，她深深地闭上眼睛，一时间血海深仇再次在她心头翻腾，搅得她如坐针毡，坐立不安。

“田丹好吃饭了。”徐妈妈又唤了一嗓子，依然没反应，“怎么不应声？”

“可能累了睡一下。”

“大白天的睡啥。”徐妈妈还仰头看着楼上觉得奇怪。

徐天毫不在意地坐下，“我们自己吃好了。”

“不是你们两个有啥别扭了吧？”

“我同她有啥别扭，她又没有少交房租。”徐天赌着气，徐妈妈看着儿子，“……还说没有别扭？”徐天只顾低头喝汤。

“你们这样不清不楚，少交房租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“少交就补齐，不交搬出去重新再租过。”

“真吵架了！”徐妈妈关切地问，徐天索性保持沉默，徐妈妈扭过身子，“我不吃饭了！”

徐天也烦躁地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顿，起身回房。

老铁到了巡捕房，铁林也不理会，大头站在空地里左右为难，扯着铁林的胳膊，“铁公子我们到门口去。”

“用不着，我爸要说啥我都知道，你们也知道。”

“我要说啥？”

“人都抓回来了，说啥也没用，就是上次麦琪路杀田丹一家那个长谷。”

老铁拍着大腿直叹，“……冤家，阎罗王专门找到你头上。”

“反正我把他抓进来了，这次我是他的阎罗王。”

“儿子，好好的日子怎么……”老铁有些激动地顿着拐杖，“偏偏你老是……”老铁语无伦次，说到最后索性放弃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铁林站起来，走到老铁的面前，正色道：“爸，前几天你说年轻时候抓了个当街杀人的，顶头上司要保，你吃住在捕房，谁来保你就拿刀同谁说话。我学你，你有刀我有枪，我吃住在捕房不动了。”

“那等到上海道台来我也把人交了，现在没有上海道台了，你要在捕房吃住一辈子？”

“我等法总来给一个说法，没说法，人不放。”

“你是华捕归料总管。”

“我是麦兰捕房的巡长，法总刚刚给我升的，官白升了？”

老铁怔了一会儿，转身出去，大头追出去扶着，“铁叔你走了？”

铁林大手一挥，“看什么看，该下班都下班，留下值夜的，弄一床铺盖到捕房来。”

天光已暮，徐家重归安静，田丹拿着怀表下来，前堂间饭菜用一个纱网罩着，堂屋里空无一人。田丹把怀表放桌上，去敲了敲徐天房门，然后回到桌前打开纱网坐下来吃，徐天从屋里出来。

“徐姆妈打麻将去了？”

徐天点了点头，“刚刚怎么没下来吃饭？”

“回来累，睡了一觉。”田丹的眼圈还是红的，徐天张了张嘴，想关心又无从开口，“我说就是。”

“哎，我问你啊，早上你说杀我爸爸妈妈的两个日本人回来了。”

“……是。”

“他们找过你？”田丹直直地看着徐天，像是要看到他的心里。

“找过两次，也没说啥，不要去想他们。”徐天回避着她的目光。

“今天铁林抓了一个日本人到捕房去。”

“为啥抓？”

“好像在街上杀了一个中国人。”

徐天一听，无奈地用手捂着脸，“完了，又要出事。你怎么晓得？”

“我下班给铁叔送药，听到捕房来人说的，说那个日本人叫长谷，会不会就是那个长谷啊。”

徐天一愣，慨叹一声，看到桌上的怀表，“怀表怎么了？”

“爸爸的怀表又慢了。”田丹把表递到他眼前。

“等我拆开来看一看，再慢只好拿到钟表铺去修。”

田丹把碗轻轻搁下，“吃好了。”

“吃这么一点点……你不要去想那两个日本人。”

“不想，我有其他事情要做。”田丹面容娇俏，目光却是不相称的坚定。

一种奇异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从徐天心头掠过，“其他什么事？”

“是店里的事，我自己的事。”

“要不要帮忙？”

“你帮不上忙，我先做店里的再做自己的，一件一件都会做好。”

徐天想说的话在心里拐了好几个弯，“……田丹，住这里开心吗？”

“做啥问这个？”

“随便问的。”

田丹向他扬了个笑，“我在给你织围巾，要是店里不忙，半个月就织好。”

“你会织围巾？”

田丹站起来上楼，身姿俏丽，笑咪咪地说：“我和方嫂学的。”

“什么颜色的？”

“保证是你喜欢的颜色。”田丹抿嘴一笑，徐天愣愣地看着田丹上楼。

“你不去捕房看看铁林？”田丹走到一半，转身看他，正好看见他呆呆地看着自己，忍不住又笑了。“……我去也没用。”徐天摸了摸鼻子，掩饰了自己刚才的目光。

田丹笑意更浓，徐天眼看着楼上关了门，外头传来敲门声，徐天起身去拉开门，看见老铁站在门外。

徐天把他让进来，带上屋门。“你去一趟捕房，现在铁林谁的话都不听，就听你的。”老铁拉住徐天的胳膊絮絮地说。

“又是抓了一个日本人不放？”

“你知道了？冤家对头，是一年前叫老料放走的那个长谷，你一定要劝劝他。”

“铁叔，这种事怎么劝？日本人如果真杀了人，难道你也要铁林放人吗？”

“上头说杀就杀，上头要放他扛着不是找死吗？我就一个儿子。”

“明天我过去，这种事硬劝也不会听，明天等他火气小一点。”

老铁重重地叹息着，“好吧，那我回去了。”

徐天把老铁送走，掩上门，田丹端着一盆热水上楼，“谁来了？”

“铁叔，铁林又上火了，说是要吃住都在捕房看住日本人，铁叔叫我劝劝他，明天上班我绕过去看一看。”

“那明天要不要我到仙乐斯去和金哥说一声。”

“你去仙乐斯？”徐天诧异地看着田丹。

“金哥和铁林不是结义兄弟？”田丹只想着先去仙乐斯观察一番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向料啸林下手。

“他消息灵通得很，应该早知道了。”

“那我还是去一趟，说不定金哥不知道。”

徐天点头道：“也好。”田丹同他道了晚安，上楼回屋，徐天拿起那块怀表……

老铁折回家抱着一床铺盖到巡捕房，铁林看着父亲颇感意外，老铁找一张桌子将铺盖摊开，“我陪你住在这里。”

“这里是捕房。”

“我是你爸，要死要活是祸是福，我和儿子一起。”

“我在当差做事呢！”

老铁瞪了铁林一眼，“谁没当过差做过事，你不是要学我吗？我陪你一起做杠头，最好再拿把刀来，谁来领人先过我的刀，再过你那把枪。”

铁林吸了吸鼻子，上前去帮老铁打开铺盖，两人一人一床铺盖躺在长椅上。

屋里灯光已暗，老铁睁着双眼，“……从前捕房抓了人，送上去过堂，现在抓了人你要送到哪里去？日本人没来之前，送到租界律法院审，现在日本人就是顶头最大的了，抓了他们的就等于……”

铁林那头已经起了鼾声，老铁起身过去给儿子盖被子，铁林突然跳起来，“别动！……别动，人呢？”

老铁被吓了一跳，愣在原地，“啥人？”铁林掏出钥匙，去打开押房的门，长谷歪在那里正在睡。

铁林近前抽了他一个耳光，长谷跳起来，“八嘎！”

“看看你活没活着，你也配睡觉，下半夜再来打你。”说完铁林锁好押房的门，盖上铺盖躺倒。

老铁忧心忡忡地看着铁林，“你真准备就住在这里了。”

“爸把被子盖好，捕房不像家里，这儿有穿堂风。”

老铁喃喃自语：“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儿子呢？”铁林鼾声又起，老铁无奈躺下。

金爷站在大玻璃前，手里持着酒杯，下面歌舞升平流光溢彩，柳如丝正在唱歌。

“是扣在麦兰？”

“我都打听了，是那个叫长谷的没有错，公董局去领过人，铁公子不放。”

金爷冷哼一声，“他又要找祸水。”

“哥，你要不要去和铁公子说说。”

“他天王老子的话都不听，我这个当哥的有和没有一样。”

“那就由他去？”

“看两天，不要让柳如丝晓得。”金爷应了一声，替金爷又把酒斟上。

日出东升，巡捕房渐渐热闹了起来，老铁收拾起铺盖，铁林伸着懒腰，叫过大头：“过来过来，把铺盖拿里面去放过。”

“铁公子去吃点早饭，这里我们看着。”大头殷勤地帮老铁收拾着铺盖。

“我自己看。”

铁林从裤兜里掏出钥匙哗啦一声把扣押室的门打开，从里关上门。老铁冲大头道：“我总感觉啊，这两天要有什么祸事，拜托各位多替我儿子担一些，我出去给大家买吃的去。”

“老铁你说的这是啥话，堂堂巡捕房还会有祸事？再说铁公子是我们的上司，他的事当然我们来担。”大头赶紧把话接上。

老铁说着话挪出去，“……拜托。”

铁林溜达出来，拿起杯子喝水，眼见着大头跟在老铁身后喊：“我跟你一起去，这门口啊，有家包子铺好吃得不得了。”

铁林又转回扣押室，长谷坐在角落里，看着铁林手里的水杯哑声道：“给我水喝。”

铁林把水杯搁在窗台上，活动着胳膊坏笑着，“等一等。”

长谷有些恐惧地看着他，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早上起来活动筋骨，趁你落在我手里多教训教训你。”

长谷往后躲，“我没有杀人，那个中国人是咬毒自杀的。”

铁林啪啪两个耳光抡完，“人家凭什么刚刚好在你面前咬毒自杀？他疯了？”

长谷揉着脸，用袖子擦了擦鼻血，狠狠地看着铁林，“他真的是咬毒自杀！”铁林又抡过去，长谷缩在墙角里，“等出去我不会放过你。”

“还威胁我？听到威胁我就想先把你做了，省得到你不放过我那一天。”铁林啪啪又是两耳光，“四个耳光，算今天审你第一次，中午还要审，喝不喝水？”

长谷忙不迭地点着头，铁林喝着水出去，扔下一句话，“中午我再进来活动活动，到时候我给你拿进来。”

徐天把田丹送到电车站，将手包递给田丹，“你真的要去仙乐斯呀？”

“就绕一点点路，你快去捕房吧，跟金哥说一声总比不说要好的呀。”

徐天觉得奇怪，却又说不出是哪里不对，微微皱着眉头说：“其实你真的没必要跑一趟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”

田丹抿了抿嘴，“哎，后面。”

徐天茫然地回了回头，田丹扑哧笑了，“是领子呀。”

田丹自然地抬手帮徐天整理着后领，仿佛这样亲昵的小动作已经做了无数次了。徐天眨了眨眼睛，任由她帮自己整理着，感觉到她的手指蹭过后脖颈，心里也跟着痒痒的。

“出门也不照照镜子。”田丹笑着说，徐天笑得无辜，“不照，有你呢。”田丹低下头羞涩地笑了，他的话总是无意间就能让自己的心荡起涟漪，正巧电车来了，田丹告别了徐天，跳上电车来到仙乐斯。

白天的仙乐斯浮华褪去，空荡的大厅里回荡着田丹的脚步声，金刚闻声下来，“我去叫金哥，昨天晚上喝多了还在睡觉。”

“没关系我在这里等就好了。”

“田小姐你随便找个地方坐。”

“哪只位置都能坐？”

“白天没人，随便坐。”

田丹笑得天真无害，貌似无意地问：“我怎么听说像料总这样的大人物在这边都有专门的座位。”

“角落里那只，料总派头大，座位专用连喝酒都是专门一只杯子，是什么捷克的水晶杯，田小姐要坐现在也好去坐坐。”

金刚噙噙往楼上跑去，田丹往那只座位踱过去，细细观察着。座位后面有一只鱼缸，鱼缸上面是二层楼的玻璃楼板，鱼缸后面有舞厅的灯光电缆线挨着地板和墙角经过，田丹在座位坐下，又感觉一下起身离开的步数。

柳如丝走进大厅，看见田丹，她有些想不起来，“……你？”

“柳小姐，我叫田丹，是徐天和铁林和朋友。”

柳如丝刚把妆容卸掉，素着一张脸，同田丹先前见到的样子大为不同，“噢，田小姐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“我来和金哥说一声，铁林抓了一个日本人到捕房，说是吃住都在捕房哪里都不去了。”

“……金哥知道了？”柳如丝蹙着秀眉。

“金刚上去叫他了。”

“行，那我跟金哥说，您忙您的吧。”

田丹点了点头，“徐先生已经去捕房了。”

“我这就上去告诉金哥。”

田丹经过舞厅的台球案子，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才离开。

“柳小姐，介早来做啥？”金刚噤噤噤地又下了楼。

柳如丝脑筋一转，“拿些演出衣服到外面干洗。”

“这种事情叫萍萍做就是了，或者叫我做也行。”

“金哥还没睡醒？”

“睡醒了，等下就过来，田小姐看到了哦？刚才还在这里。”

“她走了，你忙吧。”柳如丝也折身出去。

铁林没料到徐天会到巡捕房来找他，“哥，谁来说也不该你来说，要不要你进去看看，就是去年麦琪路杀田丹爸妈那个长谷。”

“我晓得……影佐过来了？”

铁林笑着，颇为不屑，抱着铺盖站起来，“他怕是不敢来。”

“铁叔呢？”徐天帮着铁林挪椅子，又把桌上的台灯关上。

“买早饭去了。”

“你看到长谷杀人了？”

“差不多，前后脚，人死在他面前， he说是咬毒自杀的，谁信？”

“尸体呢？”

“送到公董局验去了。”

徐天深深呼吸了一下，“如果验尸报告出来是咬毒自杀，你就不要和他们作对了。”

铁林反问他，目光灼灼，“如果不是呢？”

“人让公董局领走，关在这里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”

“我想看看还有没有律法。”

“好像是没有，你一人之力改变不了什么。”

铁林不敢相信徐天会是这样的态度，“哥，上次他就当我们的面杀过人。”

“话都同你说尽了，不要让自己往死路上走。”

“还不一定谁死，我现在是麦兰捕房的巡长，杀人偿命那是硬道理，现在日本人来了，一切都变了，所有人都必须适应，我知道，但是，混乱世的本事我根本没兴趣，我只是想给自己的存在找一点意义，一点价值，谁敢破坏我最后的这点底线，我跟谁玩命。”